《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无人生还》  
关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虚构叙事作品中试图自圆其说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本书前90%的部分作为悬疑小说无疑是一部佳作，故事的吸引力和叙事节奏在我读过的作品中都可称优秀。  
然而最后的两章几乎完全毁掉了整个故事的韵味：作者试图给读者一个揭秘，然而他所能揭示的信息中一部分是读到此处的的读者能猜到的（比如十个人中到底谁是凶手，读者尽管对动机/具体手法一无所知，也几乎不可能猜错……）另一部分则更糟，它试图讲述一个完整的作案手法和细节，然而这段叙述的实际效果是将那些十分吸引人的“疑点”用贫乏无力的语言回顾了一遍，且没有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描述。其中的逻辑漏洞实在是数不胜数。  
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归结于“作者水平不足，写不出逻辑无漏洞的故事”。相反，在严谨逻辑上的不成立性恰恰是这个故事如此有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回看，那些阅读时吸引我们的东西根本经受不住推敲，但它们确实给我们带来阅读时的极大愉悦感。  
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是一个如此沉重的桎梏，它使作者无穷无尽的想象力逐渐消散。作为叙事作品的作者，专注于作品的吸引力而非其合理性是十分重要的。